

孙仲旭：

## 影子译者的人生

本报记者 魏新丽  
实习生 张俊其

8月28日，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在广州因抑郁症自杀，年仅41岁。

孙仲旭的名字，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，但他翻译的书籍，却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。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、《一九八四》等文艺青年的精神食粮，都出自他的手笔。

译者就像作品背后无着无落的影子，徘徊在文学的灰色边缘，鲜少被人提及。孙仲旭在微博上曾引用村上春树的话，表明自己的翻译态度：“无论翻译哪个文本，我都尽量消除自己的影子，就好像极力让自己成为舞台上的黑衣人。”

作为业余翻译家，孙仲旭显得非常低调，他离世后，网上甚至很难找到他的照片。翻开书页，你得透过层层文字，才能依稀看到他隐藏得很好的影子。

但是，翻译者并不是工具，他的作用不可替代，一个好的翻译家，需要发现好作品，并用自己高超的技艺进行创作。孙仲旭无疑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翻译家。在他的豆瓣小站上，他经常会对一个单词的译法反复推敲，还贴出一篇篇译作勘误，工作作风之严谨，可见一斑。

虽然为人低调，孙仲旭却在豆瓣、微博、博客上留下了大量文字。在这些地方，他读很多书，看很多电影，进行简单的书评影评；他摘录大量译文书摘；他记录和儿子的生活琐事；他用手机拍下喜欢的风物。

这构成外人看到的孙仲旭，一个勤于记录的人。我们可以这样描绘他：勤奋、严谨、较真、有点小幽默。但是，他很少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情，很少正面宣泄自己的情绪。仿佛是一种习惯，他的所思所想，也披着黑衣，隐匿在阴影里。他从未直言他的痛苦，而是贴出一段段灰色的、阴郁的译文。

6月29日，孙仲旭在微博上谈道：“所不朽者，垂万世名。孰为公死，凛凛如生。”7月6日，他引用陶侃的话：“岂可逸游荒醉，生无益于时，死无闻于后？是自弃也。”或许当时，他已经在考虑死生之大事了。

在他去世后，我们从他只言片语的缝隙中，才触摸到他焦虑、忧愁、脆弱的内心。孙仲旭生前曾为一支59元的防晒霜心疼，生活想必不是很宽裕。在与儿子的对话中，“焦虑”一词不时出现，他总是在为儿子的成长发愁，有时，他甚至需要儿子来温暖安定自己的内心。

孙仲旭在41岁时选择了死亡。孔子说，四十而不惑。此为圣人语，于凡夫俗子，人至中年，青春的壮丽情怀飘散如烟，生活陷入无限的琐碎繁杂，来路和去路都是茫茫一片，虚无的影子无孔不入。“大家都情绪低落，像是某种集体低迷，因为都知道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经过了。夏日已臻顶点，往后白天逐渐缩短，影子越来越长。”孙仲旭将自己翻译科林姆·托宾的《新西班牙》里的一段文字摘录在微博上，或许他也有同样的感悟。

面对一片沉默之海，孙仲旭曾说：“要有光”。抑郁症，却让他生活在黑暗中，他希望“从你的黑暗隧道中/醒来吧/一切都还在等你。”但最终抑郁症带来的绝望却吞没了他最后的光明，像沉入深海的寒冰，寂静、无声、终止。

孙仲旭走了，他渐行渐远的背影，留下的是大众对译者待遇的讨伐，对抑郁症的又一波热情讨论，但都已与孙仲旭无关。如果要找寻他的身影，请翻开他爱的书本，那里，有他的影子。



# 张爱玲“最后一部”作品《少帅》面世 写的周四 看着像她

## 被退稿的张爱玲

那一年，她十三岁，他长她十岁。那时，逢年过节或者有人过生日，她都会到帅府去。她喜欢看他一身军服，相貌堂堂，笑的时候有一种嘲讽的样子。在众人觥筹的角落里，独自欣赏，她喜欢这偏安一处的安静。

他会留下一张字条，赠她一把折扇，温润的呼气在她耳边，令初尝爱情的她无所适从，羞涩跑开。

这是张爱玲小说《少帅》的开场，这部沉寂已久的著作，9月1日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面世。小说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故事为原型，故事起于1925年春，讲述了乱世中，少帅陈叔覃与原“东北总督”的女儿周四小姐相恋的故事。由于父亲要求少帅“娶妻不娶妾”，少帅与周四只能私定终身，无法公之于世。战乱来临，少帅不得不离开，父亲才同意周四与少帅一起生活。然而，小说在西安事变之前戛然而止。

《少帅》借饭局、闲聊穿插当时的轶事，描写动荡的政局。年轻时，张爱玲的作品一直与政治绝缘，然而，这一习惯在中年悄然改变。产生写《少帅》的念头，是在1961年，这是张爱玲狼狽窘迫的一年。事实上，从逃到美国开始，她就告别了富足的生活。

1955年，张爱玲只身来到美国纽约，无亲无故，人地生疏。或许是因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，她与美国作家赖雅结婚。这份感情全然没有与前夫胡兰成的起伏欣喜，更多的是归于平淡的心境。

结婚不久赖雅中风，卧床不起，为了生计，张爱玲在香港好友宋淇的帮助下，靠给香港写戏剧为生。

在美国，作为作家的张爱玲处处碰壁。与在上海红极一时，被迫要稿子的情景相比，巨大的落差让她无法接受。《粉泪》被出版商无视，她卧床数日，一个月后才恢复过来。

## 取巧之作搁浅

也许是不肯就此认命，也许是迫于生计，那个在上海清冷孤傲，不与众人合群的张爱玲，在现实面前低下了头。她说，别人看什么好，她就写什么。用英文撰写，目的是想打开美国市场。

张爱玲萌生了写一部以张学良为原型的英文小说的念头。这是她再次闯入美国文坛的赌注，她知道美国人只对他们想看的感兴趣。二战时美国与中国是盟国，震惊全世界的西安事变应该可以得到美国人的关注。研究张爱玲的专家余斌说，张爱玲想利用一下美国人还未淡忘的记忆。才子佳人的故事加上深厚的历史背景，自然成了张爱玲的首选。

张爱玲想弄明白西安变动的细节，见到那场变故中的关键人物。然而她拜访张学良的要求被回绝，这不难预料。当时的张学良在软禁之中，即使她利用人脉见到他，张学良也不可能说出西安变动的细节。

张爱玲不得不查找各种历史资料塞进小说，不顾赖雅的病情，她赶到台北搜集资料。在赖雅再三催促下，她才回到洛杉矶安顿下来。

张爱玲曾说，顺利的话，这本书将在1963年出版，这是她挽回尊严的最后机会。然而她的写作常受到赖雅身体状况的干扰，与赖雅的感情，也被病痛带来的烦乱一点点消磨。

让张爱玲最终决定搁笔的，是制片人好友宋淇的一句话：“你那篇小说不写也罢，给你一说，我才了解牵扯如此之广……何况看你口气，对男主角并不同情，写出来也不会讨好。”

张学良重获自由之后，张爱玲放弃了这部已写了三分之二的小说。她说：“对张学良我久已失去兴趣，认为他是个limousine liberal(坐轿车的自由主义者)，觉得讨厌。”

《少帅》一书，就这样成了未竟之稿。

一部只完成了七章的《少帅》，让沉寂已久的张爱玲，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。6月1日，张爱玲遗作《少帅》在台湾公开发表。相较“最后一部”小说《小团圆》，这次的《少帅》不仅差了第三章，也差了一口张爱玲没能争上的气。移居美国之后，被挡在主流文学之外，张爱玲曾把这部英文小说当成自己翻身的砝码，可求访张学良未果，加上丈夫赖雅病情等等干扰，张爱玲的野心最终被琐碎的日子酿成不甘，《少帅》也最终搁浅。

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张俊其

文化人

齐鲁晚报

B08

纸上纪录片

编辑：陈燕 美编：石岩 组版：洛青  
2017年9月7日 星期日

## 最后的“最后一部”

未竟之稿寄托着张爱玲未竟之愿。

周四17岁时，希望自己被囚禁在家，这样少帅就可以来救她；张爱玲17岁时，跟后母发生口角被父亲毒打并拘禁半年，她也希望有个人带她逃离。

周四遇到少帅，张爱玲邂逅胡兰成，同是有妻室的政客，对女人皆是“若即若离”的撩拨。

在无人知晓的花园，在远离尘嚣的西山饭店，少帅与周四小姐才能像恋人一样陪伴彼此；张爱玲在家中从不见外人，只与胡兰成聊天亲近，他是爱人也只是爱人，不用念想什么日伪的身份。

张爱玲最终异国孤老，她让周四在战火袭来时和爱人相聚，却再没写下去。

宋淇的儿子宋以朗成为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，将未完的《少帅》中文版出版——又一本“最后一部”。

从2004年出版的《同学少年都不贱》到2006年的《郁金香》，到2009年出版的《小团圆》，都打着“最后一部”的旗号。

“我并不缺这些钱花。主要是想让更多的张爱玲研究者和读者，能对张爱玲有更准确、全面的了解。”对于“拿遗作出来赚钱”的质疑，宋以朗如此回应。

到底还有几个“最后一部”？宋以朗说，“据我目前整理家里的资料中，应该是没有了。”

晚年的张爱玲没有再写作，赖雅去世以后，她到雷克德里美女校工作，之后又到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高级研究员。零散的谋生，早就磨灭了她的骄傲。

尽管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张爱玲再次被公众所重视，海峡两岸不断邀请她去访问，她都礼貌而坚决地谢绝了，全然没有了在上海时拼命的“出头”。定居洛杉矶之后，她故意将自己与世隔绝。朋友的来信成年累月不拆阅，电话从来从不接，搬家、骨折这样的事情，她从不对人说起，友人知道后急忙询问，她也只是轻描淡写。

1995年9月，当她意识到将要离开人世时，只是将重要的证件留在门边最容易发现的地方，不通知任何一个人，静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。以至于数日之后，人们才发现她的遗体。

屋里某个落灰的角落，沉着十三岁周四和二十三岁少帅的未完待续。